

青蓮

QINGLIAN
JISHI

纪事

「天结局」

之尘埃落定

葡萄◎著

曾经以为，幸福皆是浮光掠影，而痛苦才是根深蒂固。
宫中风暖，陌上草薰，原来爱情宛如琉璃，
此时俯身轻吻你浓墨长发，
断然已是一生一世。

爱情
宝石系列

静谧橄榄石



珠海出版社



虹彩堂 Rainbow House
轻小说 | 轻阅读

责任编辑：姜 薇
特约编辑：邢越超

特约编辑：姜 薇
装帧设计：8080 · 小屋
http://13691051343

青莲清艳倾城，修夜漫漫终不悔。
尘缘千劫不尽，回首空空落红尘。
残月天云琉璃，云烟过眼终成空。
水微茫照寂寥，微韵传，少年心。

风又起，花摇曳，挑尽孤灯难成眠。
风回处，花堪怜，忍飞去，看花现又是明年。

携君手陌上寻花，日晚映霞荒城迥。
山寺暮鼓凄凉响，敲得多少心魂惊。
倾君怜花前舞剑，凌天舞舞过春秋。
思君今魂牵梦萦，夜半灯花几度红。

拼一醉，留君住，叹轻别忍顾三千路。
歌一曲，送君路，风月间，相逢几时又何处。

——云琉璃词

本册定价
23.80元

建议上架：古代 | 言情

ISBN 978-7-80689-902-1



9 787806 899021 >

定价：190.40元 (全八册)



爱博
系列
静谧橄榄石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莲纪事之尘埃落定 / 葡萄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 7
(爱情宝石系列)
ISBN 978-7-80689-902-1
I. 青… II. 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8719 号

爱情宝石系列·青莲纪事之尘埃落定

©葡萄 著

责任编辑: 姜 蓓

特约编辑: 邢越超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电 话: 0756-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120.5 字数: 171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9-902-1

本册定价: 23.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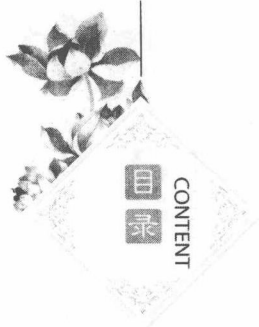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风雪掩城·001
第二章·夹带的古老桥断·010
第三章·兵变与温泉·019
番外·锦梓的行军生涯·028
第四章·渐入正题·032
第五章·和谈·037
第六章·突围·046
第七章·茅屋·056
番外·娘·063
第八章·可怜无定河边骨·068
第九章·女王陛下·076
第十章·对镜贴花黄·085
第十一章·倘使君心如我心·094
第十二章·寻回走失宠物·102
第十三章·芙蓉帐暖·110
第十四章·杀夜盟约·118
第十五章·千万人吾往矣·126



第十六章·兵者凶器·138
第十七章·赏赐和拐卖·145
第十八章·大型人口贩卖集团·153
第十九章·石牢涉险·157
第二十章·路遇旧人·161
第二十一章·不愉快的性骚扰·168
第二十二章·救美的多了些·175
第二十三章·三人行·183
第二十四章·休言别离苦·192
番外·两小无猜·201
第二十五章·回京·206
第二十六章·雏凤清于老凤声·211
尾声一·江湖之远·222
尾声二·十步千里·232
尾声三·吾家有女初长成·237





“玄宗精武元年夏，水患烈，秋，匈奴逼境。镇国将军邵青领大军出迎，战死，全军没，朝中惊悚，帝幼无主，群臣战栗……”

圭朝精武元年的冬天在后世史官们的笔下也是异常衰戚的一个冬天，白茫茫一片，积雪已经覆盖大地，凛冽寒风下翻卷的除了雪花，还有纸钱、白幡。邵青军中不少京师子弟，几乎家家有号哭之声，和着北风直能传进深宫之中。

我所乘的马车也蒙上了白色套子，我穿着素服，带了寥寥几个从人，去一处必须要去的地方。

锦梓默默地坐在我身边，他考虑之后，还是跟我来了。最后送送那没什么情谊，却有纠缠不清的恩怨的唯一师兄一程。

而邵府门口一片冷落萧条，全没有以往的门庭若市。人走茶凉，何况邵青战败，定不定罪、追不追究家人都还难说，也不能全怪世态炎凉。只是我想起当年邵青凯旋，文武百官谁不来逢迎？门前是如何的车水马龙？求见的小官、地方官能一大清早等到入夜，实在是对比太过分明。



不管怎样，我是必须要来的。

不管是冲着他和张青莲的关系，还是他临行前对我说的那一番话，我都是要来送他的。

洁白的邵府连大门都蒙了白布，家丁们都是衣服上套了白服，见到我们的车驾，一张张悲哀麻木的脸上微微露出惊讶，像突然振奋起来大声唱名。

我们的随从递上礼单，我和锦梓并肩走了进去。

灵堂上也稀稀落落站了几个死忠邵青那派的大臣，但并没有真正的头面人物。

我们进去的时候，有人抬头看，有人偷偷瞥一眼，有人视而不见。邵青的大哥和妻子各自领着族亲女眷跪在灵位两侧，邵青没有子嗣，邵珉也只有女儿，有一个族中的少年做孝子装扮，估计算是过继到邵青名下。

我和锦梓对着灵位行礼，孝子家眷们回礼。邵青的遗体并没有找到，可能混战之后被杀他的敌军带回去领赏了，如今，也不过就是个灵位而已。

我到邵珉面前安慰他几句，又去到邵青的妻子面前说：“嫂夫人，敏之兄是为国捐躯，请节哀。”

那依旧是娃娃脸的女子慌慌张张地还礼，笨拙得差点儿踩到自己的裙边而摔倒，我连忙伸手扶住她，才意识到男女授受不亲，讪讪缩回手。幸亏大家都对邵夫人有所耳闻，不至于认为我们在大庭广众下暗通款曲。

邵夫人红着眼睛，抬头对我说：“张大人，会不会搞错了？不是没有找到……尸体吗？会不会……他其实没有死？”

我暗暗叹息，居然公然问出这样的问题，想说自己的老公是诈死逃脱战败的责任吗？还是认为邵青是无意间在战场上头部受创失去记忆流落民间，若干年后还能戏剧化重逢？这位邵夫人既不会理家也不善女工，估计平日都看戏打发时间了。

有男人呵护的天真无知是一种娇憨的幸福，失掉保护之后呢？是何等凄凉悲哀的光景？我看了都忍不住心酸。

出了邵府，我和锦梓回到车里，马车徐徐离开。我从马车小小的窗口看了一眼渐渐变小的白色的邵府，叹了口气，低声说：“这一代，邵家算是完了。”

锦梓和我的目光看向同样的方向，却没有说话，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又想起邵青对我的郑重嘱托，要我在他不在时照顾他的家族，仿佛那时候便预感到了这一天。

要我在政治上照拂他的家族，可是，就没有想到现在这样一不小心就会“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形势吗？

如今，是一不小心就连圭王朝都要没有了。

我和锦梓回府换朝服进宫，其实锦梓这几日已经被授了官：御林军副统领。但是因为没有正的统领，所以目前京师的主要军权——御林军和王和靖的军队，其实是掌握在他手里。姚家被平反，锦梓得了子爵头衔，姚家在锦梓手里终于复兴。当然，如果没有我来争取，锦梓要保住胜利果实也不是容易的事。

可是完成这一切的锦梓，并没有看出有多少高兴。

非常时期，没有人想到锦梓的赐第，何况他一直住在我这里，所以有了爵位官衔的锦梓依旧住在我这里。

宫中奢华威重一如昨日。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时候大家都心中空落落的没底，反正在我看来，以前并不那么过分的皇宫，如今大得令人难以忍受。

我忍不住往后看了锦梓一眼。

他并没有什么异样，脸色惯常地沉静。实际上，除了邵青的噩耗传来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他惊诧失控的表情，除此之外，这段时间我都不知道他有什么想法，总是面无表情。他现在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这次回来的锦梓，总是让我觉得有点陌生。

这次来宫里，是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商量战或者降，战要怎么战，降要





怎么降。这样的军机大事，锦梓现在都是列席一分子了，这样快速度地跃升为政治新贵，尤其手里还握着所有军权，十八岁的锦梓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知道自己不应该想这些，可我是个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瞎想的人。

这个会议的地点在御书房。李闵国和古韵直都告老之后，人才有点凋零，周紫竹在，吏部尚书在，罗蒙在，高玉枢也在，其余还有几个老臣和几个新蹿上来的新贵。

主降派是以吏部尚书为首的一批老臣，他们比较谨慎，认为目前兵力悬殊，国家空虚，无可可用之将，可以先向匈奴求和，进贡些银两玉帛，过两年等国力强盛，再去雪今日之耻。

周紫竹是主战派代表，认为圭王朝自建国以来，从未向外族称臣，不可开此有辱历朝圣祖的先河，而且匈奴狼子野心，这次又和叛逆梁王有所协议，必定不会轻易拿些银两就回去。

高玉枢没有发表意见，他在观望我的态度。

实际上，他们说得如何天花乱坠，辩得如何面红耳赤都没用。目前四个顾命大臣只剩下我一个，锦梓又掌握军权，无论是面子上还是实力上，我都已经成了拥有最后决策权的“摄政”。

可是我此刻却拿不定主意，从理智上，我觉得主降派是对的，我们目前的实力根本不足与匈奴对抗，忍一时之辱，徐图将来，未尝不是好主意，卧薪尝胆的故事，那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我从感情上又有点接受不了，在我的手里，叫小皇帝跟人称臣纳贡，这种事情，实在难以忍受，再说努力的话，以少击多的奇迹，在历史上也不罕见。可是，我又怎么能拿整个王朝的命运去冒险？

在我举棋不定，踌躇沉吟之际，身边一个清朗的声音开口：“我去，定将匈奴逐出我疆土！”

我吃了一惊，回头看到锦梓坚毅决然的脸，心中一片混乱，充满异样感觉：锦梓已经不再是默默跟在我身边的少年了，他已经急于在庙堂上抒发己见了。到底是年少气盛，要卫国戍土呢？还是急于建功立业？



可他明明说过自己无意于经天纬地，出人头地的。

但是无论如何，我此时应该坚定地站在他那边。

考虑片刻，便有了定计，我开口说：“周大人为国为民，其志可嘉，各位大人所言也是老成谋国之见，但依下官陋见，此刻偏采其一都有极大风险，不若双管齐下。”

“双管齐下？”

“请教张大人高见。”

连小皇帝也用黑亮亮的眼睛望着我。

“其实很简单，同时派过去军队和和谈使者，先试着和谈，如果和谈不成，再打不迟。”

道理虽简单，也没什么漏洞，大家想了想，都没什么意见，无非就是人选问题。

“姚将军年少有为，主动请缨，自然很好，但只怕他太过年轻，便请罗蒙将军担任副将，罗蒙将军长期辅佐邵将军，熟知西北军事，正是最佳人选。”

“至于说这个和谈使者……”我环顾一圈，缓缓说道，“下官愿意前往。”

我当然知道，此刻自己是不应该离开京城的。在这种什么都可能发生的时候，也许就有别的人趁虚而入，问鼎天下了，历史上这样而改朝换代的好像也不是没有，但是，我也有必须要去的理由。

首先，此去凶险，和谈成功的概率很低，这种事情，我想要亲自去努力。

其次，如果要打仗，我也希望能够参与，也许我的存在能有所帮助。至少，所有的穿越者不都是这样的吗？

况且，我不愿意锦梓去西征，我在家中日夜翘首，等着什么东风大雁捎消息，除了担忧生死还要挂心冬衣，还不如一起去并肩战斗，至少是生是死还可以立刻知晓，还有可以努力的余地。

如果，我们最后死了，那也作出所有努力了。

大家都没有反对，只有小皇帝黑眼睛里透出一丝忧虑，但是他默默地低



下了头，什么也没有说，似乎认为自己不应该此时开口。

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迫在眉睫的事情，原也没有什么缓冲的余地，一旦决定下来，无非是立刻筹齐军饷粮草，一应军需，便打算要出发了。

我们都忙得焦头烂额。我在做后勤的调配，锦梓比我更忙，他在忙着练兵。这支军队的大部分是王和靖的西南军，是他杀死主帅后接手的，忠诚度是个要考虑的大问题，锦梓又年轻，从某种程度上说难以服众，所以他很是操心，忙前忙后，很少能看到他。

虽然在这种时候，我心里还是有点失落感。有时候怔怔地看着他来不及和我多打招呼的背影，茫然许久。

周紫竹跟我保证他会稳定好后方，保证军需供应。公主的死他受了打击，但是看来目前的政治局势使他没什么心思去伤感，幸好他是明理之人，没有责怪我。

我认为他还是可以信赖的，从锦梓那里抽了一万五千人，作为卫戍京师的军队交给他。人是很少，可目前也无计可施。

小皇帝在第二天夜里偷偷跑到我家里来了。

上次他跑来我这里锦梓带的，这次居然自己就跑过来了。

我当时正好在大厅忙着准备去塞北的东西，家丁神情奇怪地跑过来说：“大，大人，门外有个……小公子，想要……求见您。”

我见他说得奇怪，就同他去门口看了一眼。只见一个小小身影裹在一袭乌黑发亮的玄狐腋大雪氅里，果然是装饰华贵的贵族家小孩模样，难怪家丁不敢怠慢。可是这样的小孩居然自己步行跑上门来，也就难怪他脸色这样奇怪。

当那华丽的黑色皮毛里露出一张俊秀可爱的白白的小脸，和一双与毛皮相映成趣的黑色大眼睛时，我吃了一惊。



皇上居然自己跑过来了！

“皇……你怎么来了？”我改口，“这么大冷天，可别冻坏了。”连忙上前把他抱了起来，“快跟我来。”

匆匆把皇上带到我的书房旁边的暖阁里。

关上门，斥退下人，我帮他脱大氅，一边压低声音责备他：“皇上，这种时候，您怎么自己跑出来了？这太危险了。”

小皇帝抬头看着我：“朕照着姚爱卿带朕出宫的方法跑出来的，最近宫禁也松了很多。不过朕没有银钱，没法雇车，幸好朕记得路，不过也走了好久……”

我低头看到他被雪浸湿的小靴子，想到这孩子必是因为我马上要走，舍不得，不由心中一痛，柔声说：“皇上以后不要如此了。”

小皇帝默默不语，突然牵着我衣角，抬头说：“张爱卿，你带朕一起亲征吧？”语气甚是坚定。

我傻了：“陛下，您在说什么？此去如此凶险，岂可让陛下履险？”

小皇帝咬着嘴唇。

“这可不是去玩呀！”

小皇帝抬起头，眼神坚决平静地望着我说：“可是张爱卿，你把朕这样留下来就不危险吗？”

我心中大震。

我明白皇帝的意思，带上他，虽有匈奴的危险，但置于我和锦梓以及军队的直接保护之下；放在京师，这样大乱初定的时候，万一有什么事，我们鞭长莫及。

我平下心中纷乱，仔细思考，衡量得失，真是为难至极。风险得失我心里也很明白，可这是不能有万一的事情。

冒不起险啊，代价是眼前这个聪明鲜活可爱，为我所珍视的孩子的性命，除此之外，这孩子还是天下所系的一国之君。

考虑良久，我还是决定不要带他，毕竟目前梁王平了，国内没有什么威胁



力量，而且还有周紫竹坐镇，怎么也比跟我们去战场，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要安全得多。

于是我也语气坚定地说：“陛下，京师有周大人在，梁王已经伏诛，不会有什么危险。”

小皇帝还在坚持：“现在京城治安都乱了，张爱卿敢说一定没事？”

我犹豫。

我们俩相持不下的时候，锦梓回来了，在门外低声说：“青莲，我可以进来吗？”我和小皇帝停止了争执，望着门口。

“进来吧。”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锦梓跨进门来，只见他穿了身赤金戎装，真是英气勃勃，俊美异常，还颇有几分贵气。说实话，以前我给他置的衣裳也不是不华贵，不知为什么就是和现在不一样。

现在的锦梓气宇轩昂，神情里多了一丝发号施令的专断，少了些青涩淡漠的骄傲少年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不舒服。

锦梓跟小皇帝见过礼，就问什么事，我据实以告，他就转身对小皇帝说：“皇上年纪尚小，不宜亲征。至于京中安全，皇上大可放心，如果皇上觉得安全有疑问，臣可以从这次西征军中再抽调些可靠的人手驻防宫中。”

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把小皇帝堵得哑口无言，他本来也是舍不得我，而且男孩子不免对战争、塞外什么的总有点好奇有点向往，所以跑过来跟我撒撒娇，看能不能说动我。现在被锦梓这样义正词严一番，没话可说，可又觉得委屈，黯然低下小脑袋，有点干巴巴地说：“姚爱卿说得是，朕的安全没什么问题，西征军力已经不足，不用再给朕加调。”最后飞快模糊地说了句，“朕回宫了。”

我连忙拉着他，吩咐人备车，和锦梓一起亲自把他送回宫去。

一路上小皇帝什么都不说，我们逗他说话也以简短的一两个字回答，一直到回宫都不看我们一眼。

回去的时候，我有点累了，锦梓把我搂在怀里，又塞了个手炉在我怀中，手轻轻在我肩上下摩挲。

我闭着眼睛，偎在他怀中，过了会儿，开口说：“锦梓，皇上说得也有道理，我确实有点担心。”

他想了想说：“我知道你的想法，但跟我们去确实更加危险，我们都不要太自负，不见得在我们身边就能护得周全。”

我知道他想起了水灾时带锦枫他们出去的事，就不再说话了。

车子有些颠簸摇晃，窗外洋洋洒洒飘着雪花，车子里有一炉香袅袅升着，锦梓的怀抱温暖安全，我放松身子，深深呼吸了一口。

“锦梓。”

“嗯？”

“你做好准备了吗？”

“嗯。”

我抬头，对上他的眼睛，相顾笑了一下，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大军出征当然有许多仪式，去祭天、去祖庙、祈祷胜利、壮行、犒赏三军等，上次跟邵青来过一次，这次我也不觉得稀罕了。

场面盛大一如往昔，但上次不过是盛世之中一场出征，虽然也危急，但大家底气很足。而这一次，已经是生死存亡，文武百官排排站着，却有着说不出的瑟缩寥落，真的是风萧萧兮易水寒了。

说了许多该说的场面话，也该起程了，今天小皇帝说是病了，一直没露面，估计还在生我们的气，这件事令我心中很是耿耿。

但我留了老田暗地里保护皇帝。

大军拔营，真是烟尘直冲三千里，看着这样浩浩大军，我心中生出一些类似恐惧的情绪：这样前后望不到头的队伍，要怎样才能调动自如，如臂指手？要怎样才能令下如山，而且能在战场上迅速传达各个指令？要怎样才能用军纪约束到每个人？要怎样才能保证军需粮草丝毫不乱？一旦恐慌起来，就是

人踩人都能踩死一大片。

我转过头，看着旁边策马并行的锦梓，他脸上除了一贯的冷漠，多了一些仿佛是责任感，仿佛是坚毅的东西，有一种沉着悄悄侵上他的脸颊。我终于明白，不管我的感受如何，我的锦梓已经从男孩成长为男人了。

他现在心情如何？胸中燃烧着野心吗？还是被爱国啊、使命感啊这些东西鼓舞得热血沸腾？

当年邵青初赴战场时，是不是也曾经如此？

锦梓后头跟着他的亲卫军，他已经选出并且训练一批亲卫军了，想到这一点又让我吃了一惊，没想到完全是剑客的少年能这样有效地行事。

他头上飘着帅旗，这是三军随时仰视，令行令止，全在于此，尤其是混战的时候，更是绝对的精神支柱和方向标。操纵军队，依靠的就是一些令旗、金、鼓、号等，所以练兵是如何重要啊！

难怪这几天锦梓忙得都没空理我。

胡乱想着，锦梓朝我转过来，淡淡地说：“风沙大，青莲你进车里去休息一会儿吧。”

我也觉得屁股大腿都有点疼，但是不愿像个女眷一样躲在车里，于是摇摇头说：“不，我还想骑会儿壁炉。”

锦梓没有坚持。

因为军情紧急，我们直到天黑下来才宿营，中途径过两个县，受到当地官衙的形式性犒劳。

宿营地也不好找，要避开农田，要找一大片空地等。最后在一个村子旁边找到了，罗蔚副将想去村里借几间房住，被我拒绝了，我说：“能不扰民还是尽量不要扰民。”

反正也不见得就舒服。

我的帐篷就是很普通的军用标准，锦梓派了几个卫兵来站岗，但是我带

